



铁凝 ——— 著

有客来兮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有客来兮 / 铁凝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5306-7169-6

I. ①有… II. ①铁… III. ①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4853 号

选题策划:李勃洋 刘书棋 装帧设计:苏艾设计
责任编辑:赵世鑫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149 千字

印张:7.125

版次:2017 年3 月第1 版

印次:2017 年3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48.00 元

目 录

001	孕妇和牛
008	砸骨头
017	秀色
031	永远有多远
082	第十二夜
094	有客来兮

113	阿拉伯树胶
129	咳嗽天鹅
141	海姆立克急救
156	火锅子
166	对面
211	小嘴不停

孕妇和牛

孕妇牵着牛从集上回来，在通向村子的土路上走。

节气已过霜降，午后的太阳照耀着平坦的原野，干净又暖和。孕妇信手撒开缰绳，好让牛自在。缰绳一撒，孕妇也自在起来，无牵挂地摆动着两条健壮的胳膊。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，把碎花薄棉袄的前襟支起来老高。这使她的行走带出了一种气势，像个雄赳赳的将军。

牛与孕妇若即若离，当它拐进麦地歪起脖子啃麦苗时，孕妇才唤一声：“黑，出来。”

黑是牛的名字，牛却是黄色的。

黑迟迟不肯离开麦地，孕妇就恼了：“黑！”她喝道。她的吆喝在寂静的旷野显得悠长，传得很远，好似正和远处的熟人打着亲热的招呼：“嘿！”

远处没有别人，黑只好独自响应孕妇这恼，它忙着又啃两口，才溜出麦地，拐上了正道。

远处已经出现了那座白色的牌楼。穿过牌楼，家就不远了。四下

里是如此的旷达,那气派、堂皇的汉白玉牌楼宛若从天而降,突然矗立在大地上,让人毫无准备。即使对这牌楼望了一辈子的老人,每逢看见蓝天下这耀眼的存在,仍不免有种突然的感觉。

孕妇遥望着牌楼,心想多亏我嫁到了这儿啊。每回见到牌楼,孕妇都不免感叹她的出嫁。

孕妇的娘家在山里,山里的日子不如山前的平原。可孕妇长得俊。俊就是财富,俊就叫人觉得日子有奔头儿。孕妇的爹娘供不起闺女上学,却也不叫她做粗活儿,什么好吃的都尽着她,仿佛在武装一个能献得出手的宝贝。他们一心一意要送这宝贝出山,到富裕的平原去见他们终生也见不着的世面。

孕妇终于嫁到了山前。她的婆婆自豪地给她讲解这里的好风水:这地盘本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坟茔,王爷的陵墓就在村北,那白花花的牌楼就属于那个王爷。孕妇并不知王爷是多大的官,也不知清朝距离今天有多么远,可她见过了坟墓和牌楼。墓早已被盗,只剩了一个盆样的大坑,坑里是疯长的荒草和碎砖烂瓦。孕妇站在坑边,望着坑底那些阴沉的青砖想着,多亏我嫁到了这儿啊。这大坑原本也是富贵的象征,里边的宝贝虽已被盗贼劫空,可它毕竟盛过宝贝。这坑、这牌楼保佑了这地方的富庶,这就是风水。

孕妇在这风水宝地过着舒心的日子,人更俊了。没有村人敢耻笑她那生硬的山里口音。公婆和丈夫待她很好,丈夫常说,为了媳妇,什么钱多他就干什么。如今的城市需要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,农闲时丈夫就随建筑队进城做工。婆婆搬过来与孕妇就伴儿,净给她沏红糖水喝。红糖水把孕妇的嘴唇弄得湿漉漉地红,人就异常地新

鲜。婆婆逢人便夸儿媳：“俊得少有！”

孕妇怀孕了，越发显得娇贵，越发任性地愿意出去走走。她爱赶集，不是为了买什么，而是为了什么都看看。婆婆总是牵出黑来让孕妇骑，怕孕妇累着身子。

黑也怀了孕哪，孕妇想。但她接过了缰绳，她愿意在空荡的路上让黑做伴儿。她和它各自怀着一个生命仿佛有点儿同病相怜，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。于是，她们一块腆着骄傲的肚子上了路。

孕妇从不骑黑，走快走慢也由着黑的性儿。初到平原，孕妇眼前十分地开阔，住久了平原，孕妇眼里又多了些寂寞。住在山里望不出山去，眼光就短，可平原的尽头又是些什么呢？孕妇走着想着，只觉得她是一辈子也走不到平原的尽头了。当她走得实在沉闷才冷不丁叫一声：“黑——呀！”她夸张地拖着长声，把专心走路的黑弄得挺惊愕。黑停下来，拿无比温顺的大眼瞪着孕妇，而孕妇早已走到它前头去了，四周空无一人。黑直着脖子笨拙而又急忙地往前赶，却发现孕妇又落在了它的身后。于是孕妇无声地乐了，“黑——呀！”她轻轻地叹着，平原顿时热闹起来。孕妇给自己造出来一点儿热闹，觉得太阳底下就不仅是她和黑闲散地走，还有她的叫嚷，她的肚子响亮的蠕动，还有黑的笨手笨脚。

像往常一样，孕妇从集上空手而归，伙同着黑慢慢走近了那牌楼。太阳的光芒渐渐柔和下来，涂抹着孕妇有些浮肿的脸，涂抹着她那蒙着一层小汗珠的鼻尖，她的鼻子看上去很晶莹。远处依稀出现了三三两两的黑点，是那些放学归来的孩子。孕妇累了。每当她看见在地上跑跳着的孩子，就觉出身上累。这累源于她那沉重的肚子，她

觉得实在是这肚子跟她一起受了累,或者,干脆就是肚里的孩子在受累,她双手托住肚子直奔躺在路边的那块石碑,好让这肚子歇歇。孕妇在石碑上坐下,黑又信步去了麦地闲逛。

这巨大的石碑也属于那个王爷,从前被同样巨大的石龟驮在背上,与那白色的牌楼遥相呼应。后来这石碑让一些城里来的粗暴的年轻人给推倒了。孕妇听婆婆说过,那些年轻人也曾经想推倒那堂皇的牌楼,推不动,就合计着用炸药。婆婆的爹率领着村人给那些青年下了跪,牌楼保住了。那石碑却再也没有立起来。

石碑躺在路边,成了过路人歇脚的坐物。边边沿沿让屁股们磨得很光滑。碑上刻着一些文字,字很大,个个如同海碗。孕妇不识字,她曾经问过丈夫那是些什么字。丈夫也不知道,丈夫只念了三年小学。于是丈夫说:“知道了有什么用?一个老辈子的东西。”

孕妇坐在石碑上,又看见了这些海碗大的字,她的屁股压住了其中一个。这次她挪开了,小心地坐住碑的边沿。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挪这一挪,从前她歇脚,总是一屁股就坐上去,没想过是否坐在了字上。那么,缘故还是出自胸膛下边的这个肚子吧。孕妇对这肚子充满着希冀,这希冀又因为远处那些越来越清楚的小黑点而变得更加具体——那些放学的孩子。那些孩子是与字有关联的,孕妇莫名地不敢小视他们。小视了他们,仿佛就小视了她现时的肚子。

孕妇相信,她的孩子将来无疑要加入这上学、放学的队伍,她的孩子无疑要识很多字,她的孩子无疑要问她许多问题,就像她从小老是在她的母亲跟前问这问那。若是她领着孩子赶集(孕妇对领着孩子赶集有着近乎狂热的向往),她的孩子无疑也要看见这石碑的,她的

孩子也会问起这碑上的字，就像从前她问她的丈夫。她不能够对孩子说不知道，她不愿意对不起她的孩子。可她实在不认识这碑上的字啊。这时的孕妇，心中惴惴的，仿佛肚里的孩子已经跳出来逼她了。

放学的孩子们走近了孕妇和石碑，各自按照辈分和她打着招呼。她叫住了其中一个本家侄子，向他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。

孕妇一手握着铅笔，一手拿着白纸，等待着孩子们远去。她觉得这等待持续了很久，她就仿佛要背着众人去做一件鬼祟的事。

当原野重又变得寂静如初，孕妇将白纸平铺在石碑上，开始了她的劳作：她要把这些海碗样的大字抄录在纸上带回村里，请教识字的先生那字的名称，请教那些名称的含义。当她打算落笔，才发现这劳作于她是多么不易。孕妇的手很巧，描龙绣凤、扎花纳底子都不怵，却支配不了手中这杆笔。她努力端详着那于她来说十分陌生的大字。越看那些字就越不像字，好比一团叫不出名称的东西。于是她把眼睛挪开，去看远处的天空和大山，去看辽阔的平原上偶尔的一棵小树，去看奔腾在空中的云彩，去看围绕着牌楼盘旋的寒鸦。它们分散着她的注意，又集中着她的精力，使她终于收回眼光，定住了神。她再次端详碑上的大字，然后胆怯而又坚决地在白纸上落下了第一笔。

有了这第一笔，就什么都不能阻挡孕妇的书写和描画了。她描画着它们，心中揣测它们代表着什么意思。虽然她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，她却懂得那一定是些很好的意思，因为字个个都很俊——她想到了通常人们对她的形容。这想法似乎把她自己和那些字联得更紧了一点儿，使她心中充满着羞涩的欣喜。她愿意用俊来形容慢

慢出现在她笔下的这些字，这些字又叫她由不得感叹：字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啊。

夕阳西下，孕妇伏在石碑上已经很久。她那过于努力的描画使她出了很多的汗，汗浸湿了她的袄领，汗珠又顺着袄领跌进她的胸脯。她的脸红通通的，茁壮的手腕不时地发着抖。可她不能停笔，她的心不叫她停笔。她长到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桩这么累人，又这么不愿停手的活儿，这活儿好像使尽了她的毕生的聪慧毕生的力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黑已从麦地返了回来，卧在了孕妇的身边。它静静地凝视着孕妇，它那憔悴的脸上满是安然的驯顺，像是守候，像是助威，像是鼓励。

孕妇终于完成了她的劳作。在朦胧的暮色中她认真地数了又数，那碑上的大字是十七个：

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

孕妇认真地数了又数，她的白纸上也落着十七个字：

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

纸上的字歪扭而又奇特，像盘错的长虫，像混乱的麻绳。可它们毕竟不是鞋底子不是花绷子，它们毕竟是字。有了它们，她似乎才获得了一种资格，她似乎才真的俊秀起来，她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婴儿谋面。那是她提前的准备，她要给她的孩子一个满意的回答。她的孩子必将在与俊秀的字们打交道中成长，她的孩子对她也必有许多的愿望，她也要像孩子愿望的那样，美好地成长。孩子终归要离开孕

妇的肚子，而那块写字的碑却永远地立在了孕妇的心中。每个人的心中，多少都立着点儿什么吧。为了她的孩子，她找到了一块石碑，那才是心中的好风水。

孕妇将她劳作的果实揣进袄兜，捶着酸麻的腰，呼唤身边的黑启程。在牌楼的那一边，她那村庄的上空已经升起了炊烟。

黑却执意不肯起身，它换了跪的姿势，要它的主人骑上去。

“黑——呀！”孕妇怜悯地叫着，强令黑站起来。她的手禁不住去抚摸黑那沉笨的肚子。想到黑的临产期也快到了，黑的孩子说不定会和她的孩子同一天出生。黑站了起来。

孕妇和黑在平原上结伴而行，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。黑身上释放出的气息使孕妇觉得温暖而可靠，她不住地抚摸它，它就拿脸蹭着她的手作为回报。孕妇和黑在平原上结伴而行，互相检阅着，又好比两位检阅着平原的将军。天黑下去，牌楼固执地泛着模糊的白光，孕妇和黑已将它丢在了身后。她检阅着平原、星空，她检阅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，树上的黑帽子样的鸟窝，还有嘈杂的集市，怀孕的母牛，陌生而俊秀的大字，她未来的婴儿，那婴儿的未来……她觉得样样都不可缺少，或者，她一生需要的不过是这几样了。

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在孕妇的心里涌现，弥漫着她的心房。她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什么人听，她很想对人形容一下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，她永远也形容不出。心中的这一股情绪就叫作感动。

“黑——呀！”孕妇只在黑暗中小声儿地嘟囔着，声音有点儿颤，宛若幸福的呓语。

砸骨头

会计坐在白茬柳木桌前打算盘，村长坐在他的对面，死盯着会计手下过来过去的算盘子儿。

入冬前，正是税收季节，乡税务所已经来居士村催过税款，税款仍然没有筹齐，还差六百块钱。来说，全乡十二个村，就剩下居士，是居士拖了全乡的后腿。来人还给规定了三天的期限。

村长是个好脸面的人，说居士拖了全乡的后腿，他受不了。给他规定三天的期限，他更受不了。

村长亲自收税，来到于老茂家。于老茂有一小片苹果树，按比例，应纳林果税五十四元，那凑不齐的六百里，就包括着他这五十四块。

村长说：“纳税的道理我也不说了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咱们也别多讲了，好歹你得给我个面子，交了钱，一了百了。”

于老茂说：“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是老天不给咱们面子。伏天那场雹子可不是我瞎编的吧，树上剩的那几个果子，统共才卖了六十块钱。交五十四块钱的税，剩下六块还不够我买二斤蒜薹呢。你是村

长,你应该反过来问问乡里,遭了雹灾怎么还不减税。”

伏天是有一场大雹子,村长想,他接过于老茂递上来的一支“春耕”烟,点上,抽抽,愣了一会儿,去了于喜开家。于喜开喂了几栏猪,下雹子也没砸死猪,他应该交割头税。

于喜开正歪在炕角的被窝垛上哼哼,村长问他怎么了,他说他正在拉红白痢疾。

村长说:“这月份哪有闹痢疾的?”

于喜开说:“刚才我还拉了多半碗呢。”

于喜开的媳妇从自来风炉子上拿下个水杓要给村长倒水喝,村长推开碗便说税。

于喜开哼哼得更厉害了,说他这红白痢疾就是猪传给他的,说他那几栏猪眼下都得了红白痢疾,说得了红白痢疾说死就死,不论是人还是猪。死猪又不能卖,不卖猪还交什么割头税。

村长说:“于喜开,你拉痢疾有什么证据?”

于喜开说:“半碗痢疾还在茅厕里,不信去看看。”

村长说:“于喜开你他妈真不是东西!”

于喜开说:“主要是这红白痢疾他妈的不是东西。”

村长去找光棍儿于海,于海在坡上有几棵花椒树。于海说:“我把我自个儿当税交了吧,正愁没人给做饭哩。到了乡里叫干什么干什么,管吃管住就行。”

村长又去了几家,各家有各家的说法。最后到了于四嘎家。于四嘎不让村长进门,在门上贴了副对子:“自古未闻屎上税,如今放屁也拿捐。”

会计还在打他的算盘,村长就给他念这副对子,一边咿咿哈哈地捂着腮帮子。他正在上火,牙床子肿着。

会计说:“看,听你念对子,叫我打错了算盘。”

村长说:“还有个什么打的,打来打去,也是差六百。”

会计说:“大清早的你就这么大忘性,不是你非让打来着。”

村长苦笑着说:“我就那么一说。”

会计说:“当官的一动嘴,小兵子跑断腿。”

村长说:“我看你是吃了戗药。”

会计说:“我没吃戗药,我吃了半块月饼。”

村长说:“八月十五早过了,哪儿来的月饼?”

会计指指桌角一个黄纸包,说是于四嘎刚才送来的,头天没让村长进门,他表示歉意。

村长扒拉开纸包,拿出一块月饼送到嘴边咬,咬不动,这才开始端详这块被称之为月饼的月饼。月饼上的花纹模糊不清,只隐约地看出“提浆”二字;放在桌上磕磕,简直比做月饼的木头模子还硬,简直像从于四嘎家祖坟里刨出来的物件,村长想。他的牙更疼了。他扔下月饼看会计,会计手下的算盘噼里啪啦又一阵紧响,表演一般。村长烦躁起来,便说:“别要把你那算盘了行不行?”

会计停住手说:“怕是你还要把不了这几下子。”说着,脸上带出明显的不悦。

村长伸出巴掌把会计的算盘一拍说:“我要是会耍算盘就把你辞了。”

会计不紧不慢地说:“辞了我不打紧,你别拿算盘撒气,没看见

快散架了。”

村长看看算盘，两头用细铅丝箍了好几道，是快散架了。可是，他听不得会计那不紧不慢的口气，那不紧不慢的口气像是故意激他。

会计这一激，村长的牙果然又疼了些，火气果然又盛了些。他抓起算盘哗啦啦地就摇，摇着说着：“散架就散架，不就是架算盘！”

会计扑上去夺算盘，说：“一架算盘也得十来块钱！”

村长把算盘背到身后说：“居士村凑不上税钱还买不起一架算盘！”说着举起算盘就往墙上摔，算盘散了，算盘子儿溅得到处都是。

会计在这时才真正变了脸。他心疼这架算盘，他心疼这一盘被他摩挲了许多年的算盘子儿，这一盘光润如珠的算盘子儿显示着他的为人。虽然居士是个穷村，可会计从来没在算盘上做过对不起村人的事。现在村长摔了他的算盘，就好比模糊了他的为人，于是他决心要还击一下村长。他打算把桌上的一只暖壶投过去，转念想到一只暖壶也得七八块钱，何况村委会就这么一只，就放过暖壶找别的投村长。这空空荡荡的屋里实在找不着别的，除了桌椅就是一盘炕，炕上只有一领破了边的炕席。于是会计奔到炕边去掀炕席——炕席经摔。

会计掀起炕席，村长早抓起了月饼。这月饼不好吃，好用，放在手上沉甸甸的，像铁饼。

村长说着“看家伙！”一块月饼从他手上飞出去，正砸中了会计的膀子。

会计领略了月饼的分量，也奔到桌角去抓月饼。

他们相互投掷了起来，十几块月饼眨眼间就用光了，最后一块砸在玻璃上，“扑嚓”一声玻璃碎了，招来门外一些看热闹的人。为首的是光棍儿于海，他望着屋内两个愤怒的人说：“稀罕啦，怎么共产党打开了共产党啦！”

村长和会计用完了月饼，或许想到就此罢手的，但是因了这些围观的人，他们变得欲罢不能了。他们各自把住桌子的一方高喊着，开始了战前的叫阵。

村长说：“今几个我豁出去了！”

会计说：“我也豁出去了今几个！”

村长说：“有本事你出来！”

会计说：“不出来算你没本事！”

村长说：“出来呀你！”

会计说：“你出来呀！”

于是他们真的觉出了这屋子的窄小，真的觉出了出来的必要。于是他们奔到院里，面对面地望着，原来院子也狭窄了。

“咱们河滩上见，砸骨头去！”村长说。

“妈的砸就砸！”会计说。

“砸不烂你我不姓于！”村长说——村长姓于。

“砸不酥你我不姓李！”会计响应着——会计姓李。

“妈的砸！”村长叫着。

“砸个妈的！”会计叫着。

村长在前往河滩里走，会计在后走向河滩，河滩就在居士村西。居士村里许久没有人砸骨头了。砸骨头是居士村男人之间战争